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

佛教史观研究

宋道发 著

然自近代以来，佛教学者对于佛教史观的探讨非常罕见，系统的研究至今未见。笔者乃集十年之功，在系统研究中国佛教史籍的基础上，从中抽绎出六种主要的佛教史观，即本迹史观、感应史观、神通史观、业报史观、末法史观、正统史观。最后，笔者把佛教的缘起论视为一种最为根本的历史观，用以统摄上述六种史观，构成一个相对完整、严密的佛教史观体系，称为『一本六支』。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

佛教史观研究

宋道发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教史观研究/宋道发 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4

ISBN 978-7-80254-149-8

I. 佛… II. 宋… III. 佛教史-研究-中国 IV. 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9142 号

佛教史观研究

宋道发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73175(编辑部)

责任编辑: 霍克功

版式设计: 陶 静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11.25 印张 280 千字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4-149-8

定 价: 30.00 元

自序

自古及今,人们因为时代、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地位、宗教信仰、知识水平、文化环境、个人经历等等的不同,往往具有不同的世界观与历史观。就宗教而言,不同的宗教都有各自不同的世界观与历史观。例如,在世界三大宗教之中,佛教的世界观与历史观,便与基督教、伊斯兰教迥然不同。

仅就佛教而言,无论在教界、学界,其世界观已经得到深入而全面的研究,论著不断。佛教不仅有着最为悠久的历史,同时,也拥有最为浩瀚、最为详备的历史文献。这些历史文献,不仅记载着佛教的历史,更蕴含着独特的佛教史观。历观百年来的佛教学术界,竟然无人对佛教史观进行系统地探讨,岂非咄咄怪事!笔者寻思,其主因在于,学界率皆从某种世俗史观的立场,运用世俗学术的研究方法来检讨佛教史籍,对佛教历史做出各自认为合理的解读。一般佛教学者既无意也无力从事佛教史观的研究。然而,世俗史观或可比作舞台灯光,光彩虽极绚烂夺目,所照人物却多失其本色。

笔者以为,要想准确解读佛教历史文献,澄清佛教历史真相,唯有揭明和借助佛教史观,舍此别无他途。佛教史观可譬喻为手术室的无影灯,灯光所照,人物清晰,毫发可辨。职是之故,笔者不揣浅陋,近十年来,广览史籍,苦苦寻觅,幸而略有所得,这就是本书“一本六支”佛教史观之由来。藉此佛教史观的微光,固然未必能够照破佛教历史中的一切谜团,使佛教真相大白于天下,至少可以为人们

认识和理解佛教历史提供一个不同于流俗的视角。

最后,希望此书的出版,能够引起教、学二界对佛教史观研究的重视,愿更多学人加入佛教史观研究的行列,也殷切企盼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和读者朋友不吝赐教。

宋道发

2008年10月于浙江工商大学博士楼



内容摘要

在中国古代史学的长河之中,有一条特异且重要的支脉,那就是中国佛教史学。佛教传入中国后,自魏晋南北朝以迄清代,高僧大德们出于弘法护教的动机与目的,前后相继,著史不绝,形成一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中国佛教史学传统,为后人留下了数量众多、体裁多样、内容宏富的佛教史籍。

在悠久的中国佛教史学传统中,历代佛教史家们借鉴和改造传统史学的修史体例与方法,并创造出一些新的修史体例,以佛教史家的眼光来拣择史料和记述佛教的事迹,对有关史事进行评论,表现出至为独特的佛教史观。

然自近代以来,佛教学者对于佛教史观的探讨非常罕见,系统的研究至今未见。笔者乃集十年之功,在系统研究中国佛教史籍的基础上,从中抽绎出六种主要的佛教史观,即本迹史观、感应史观、神通史观、业报史观、末法史观、正统史观。最后,笔者把佛教的缘起论视为一种最为根本的历史观,用以统摄上述六种史观,构成一个相对完整、严密的佛教史观体系,称为“一本六支”。

这一佛教史观体系的揭明有着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其一,对佛教史籍中的丰富内容,尤其是被人们视为神秘、虚诞的感应、神通、业报等记载,给出了合乎佛教教理的理性化解释,肯定了这类记载的真实性及其在佛教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为人们阅读和理解佛教史籍的内容提供了必要的参考和指导。

其二,对于佛教历史的源流、佛教历史发生的动力与机制,佛教

历史现象中的因果关系,以及佛教历史的分期等重大的佛教历史理论问题,都给出了非常明确的回答,其理论的精密深邃,远非世俗史观所可相比。

其三,第一次用佛教史观把全部佛教史籍统一起来,视佛教史籍为一个严整的系统,从而为中国佛教史学史的系统研究作了必不可少的理论准备和铺垫。

其四,一改以往诸多学者认为佛教史籍仅是弥补正史之不足的片面看法,力图纠正一般佛教史研究者以先入为主之见对佛教史籍有关内容进行过滤与筛选的武断做法,为佛教历史研究另辟蹊径,为更为如实地研究佛教历史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与方法论的启示。

目 录

自 序	(1)
内容提要	(3)
导 论	(1)
一、佛教史观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1)
二、研究的范围与方法	(5)
三、对佛教史籍的总体评价	(7)
四、初步的研究结论——“一本六支”	(10)
第一章 佛教史家著史的动机与目的	(13)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	(13)
一、释僧祐	(14)
二、释慧皎	(18)
第二节 隋唐五代时期	(19)
一、经录类	(20)
二、传记类	(22)
三、宗派法系类	(24)
四、经典传习类	(25)
五、纂集类	(26)
六、护教类	(27)
七、地志类	(29)
八、感通与因果报应类	(30)
第三节 宋元时期	(31)

一、传记类	(31)
二、宗派法系类	(34)
三、纪传体佛教史类	(37)
四、编年体佛教史类	(38)
五、护教类	(40)
六、纂集类	(42)
七、地志类	(42)
八、杂记类	(44)
第四节 明清时期	(45)
一、传记类	(46)
二、宗派法系类	(50)
三、编年体佛教史类	(55)
四、护法类	(56)
五、感应及因果报应类	(57)
六、其他	(57)
本章小结	(57)
 第二章 本迹史观	 (59)
第一节 本迹论	(59)
一、鸠摩罗什师徒的本迹论	(59)
二、诸涅槃师的本迹论	(63)
三、天台宗释智顗的本迹论	(65)
第二节 本迹史观	(72)
一、佛法的源流与兴衰	(72)
二、三教关系	(83)
三、佛教历史人物	(90)
本章小结	(101)

第三章 感应史观	(104)
第一节 感应论	(104)
一、感应之说源自教典	(104)
二、东晋慧远与鸠摩罗什对法身感应问题的讨论	(106)
三、隋代智顗与吉藏对感应论的建设与应用	(108)
第二节 感应史观	(115)
一、历代佛教史籍中的感应事迹	(115)
二、感应史观视野中的佛教历史问题	(131)
本章小结	(141)
第四章 神通史观	(144)
第一节 神通论	(144)
一、神通的含义与内容	(144)
二、修习神通的原理与方法	(146)
三、神通的功用	(150)
第二节 神通史观	(158)
一、神通事迹之分类	(158)
二、神通事迹的性质、地位与作用	(174)
本章小结	(186)
第五章 业报史观	(188)
第一节 业报论	(188)
一、业报的性质	(188)
二、业报的类别	(191)
三、业报的转消	(198)
第二节 业报史观	(201)
一、佛教史籍中有关善恶业报的记载	(201)

二、业报史观视野中的佛教历史问题	(212)
本章小结	(224)
第六章 末法史观	(226)
第一节 末法论	(227)
一、正法、像法、末法的含义	(227)
二、正像末三时断限	(230)
三、末法时期的开端	(232)
四、对治末法之道	(234)
第二节 末法史观	(240)
一、像法时的起止	(240)
二、末法时的起始	(244)
本章小结	(249)
第七章 正统史观	(251)
第一节 付法论	(252)
一、付法观念的起源	(252)
二、佛教法统的形成	(261)
三、禅宗的法统	(267)
四、天台宗的法统	(277)
第二节 禅宗的正统史观	(286)
一、北宋契嵩首倡禅宗正统史观	(286)
二、临济、曹洞二宗的正统之争	(290)
第三节 天台宗的正统史观	(296)
一、天台宗佛教史籍的编撰背景	(296)
二、天台宗的正统史观	(298)
本章小结	(312)

第八章 缘起史观	(314)
第一节 缘起史观的提出	(314)
第二节 缘起史观的基本内容	(317)
一、佛教的时间观	(317)
二、佛教的地理观	(320)
第三节 “一本六支”的佛教史观系统	(321)
第四节 佛教史观与佛教史籍	(322)
第五节 佛教史观不是神学史观	(323)
结 语	(325)
一、本课题研究的艰巨性	(325)
二、笔者目前研究的局限性	(326)
参考文献	(327)
后 记	(341)

导 论

一、佛教史观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按佛学界通行的说法,佛教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印度,并一直流传到十三世纪初叶为止。在这长达近二千年的流传过程中,随着时间的延续、传播地域的转变以及师资的新陈代谢,佛教由教团统一、教法一味的原始佛教时代,逐渐进入部派佛教的时代:先有上座部与大众部的分裂,史称根本分裂,复由两部再分裂成立二十部或十八派,史称枝末分裂;部派佛教之后,大乘佛教兴起,由此而有大乘佛教与小乘的分野,大乘佛教又先后有中观派、瑜伽行派的兴起以及真言密教的出现等。对于佛教在印度这一跌宕起伏、异彩纷呈的复杂历史发展过程,由于印度人历史观念的淡薄,罕有详尽系统的历史记载。

两汉之际,佛教传入我国,与我国原有之儒、道思想经数百年的排拒与融汇,至唐代,终于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变革,由此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鼎立的基本格局。此后,佛教在中国社会上下继续深入发展,深植于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中国人不可或缺的精神资粮。

中国自上古以来,即有重史的传统,官修、私纂的各种史籍汗牛充栋。按理,东汉以后的传统史书,对于佛教史事应当有详细的记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传统史籍中最为重要的所谓“正史”即“二十四史”之中,唯有《魏书》立“释老志”,《元史》列“释老传”,对佛教

有专门的介绍;其他正史,对佛教史事或有论述,也多附于艺术、方伎、蛮夷、西域等传,单从体例,已足见其对佛教的轻视;其他传统史籍,所载佛教史料亦极少。

佛教史事之所以不受传统史家的重视,其原因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一、自东汉以降,历代修史,皆以儒家思想为价值标准,故释、老二家皆不受重视;二、传统史家皆有夷夏之分的民族意识,佛教被视为夷狄之教而备受排斥;三、官修史书的基本史料,来源于历朝的官方文书,其中佛教方面的资料很少,且纵有佛教资料可资采用,传统史家或对之不屑一顾,或因不谙佛教而无从措手。

不过,中华民族重史的性格,从中国历代高僧硕德大量的佛教史著述,亦得以淋漓尽致的表现,此恰可补传统史学之不足。观各种大藏经的史传部,自魏晋南北朝迄清,历代皆有佛教史著述,佛教史籍非常丰富,且体裁多样,大略而言,有目录体、僧传体、类书体、灯录体、编年体、纪传体、志乘体、笔记体等等,形成一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中国佛教史学传统。

我国史学界一般都把传统史学视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主干,而把佛教史学看成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条支脉。中国传统史学绵延数千年,形成一悠久的史学传统,无论是官修还是私撰的史书,必然有前后相继的历史观寓于其中,成为史书的灵魂,同时亦即是史学的核心。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传统史学的历史观,已经得到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在悠久的佛教史学传统中,历代高僧大德居士,出于弘法护教的动机与目的,借鉴和改造传统史学的修史体例与方法,并创造出一些新的修史体例,以佛教史家的眼光来拣择和记述佛教的事迹,自然将佛教史观寓在其中。若对此说有疑,只要耐心读一读有关的佛教史籍,便会得出同样的结论。而关于佛教史观却是

论者了了,且都是单就一人一事一书而论,系统的研究至今未见^①。曹仕邦先生所著《中国佛教史学史——东晋至五代》(法鼓文化出版社,台北,1999年版)一书,侧重于史家与史籍的介绍,虽对佛教史家们的著述背景和动机等有所讨论,却于佛教史观着墨不多。

这方面的研究之所以如此薄弱,显然不是中国佛教史学中缺乏独特的史观,或是史观不成系统,不值得进行研究。之所以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研究我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学者,多关注传统史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等史学理论的研究,由于基本立场、研究方法、研究领域、知识背景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佛教史观很难进入他们的视野。据笔者所知,在为数不多的几种中国史学史著作中,对于佛教史学列专章介绍的,唯有谢保成主编的《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北京,2006年版),其中虽未触及佛教史观,已属难得;二是研究佛教史观必须具备两方面的素养,既要深谙佛教教理,又要熟稔佛教史籍。佛教学者之中,擅长教理者往往不谙史传,穷研史传者大多不通教理,故而在佛教史观的研究上,始终难以有所作为。

需要指出的是,佛教史观的研究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十分迫切。盖自近代以来,我国佛教学者深受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崇尚科学与理性,所撰佛教史方面的学术著作,叙述佛教史,一般都以释迦牟尼佛为开端,以他作为佛教史的源头,指认释迦牟尼佛为一位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觉者,一位古代印度的大思想家,对于释迦牟尼佛的出身及生平事迹的描述,与佛教史籍中的叙述相去甚远。佛教史籍中所载大量的修行经验、三宝感应、神通异能、因果报应等类事例,以及诸天鬼神等人类之外的众生,都因为违反科学和理性而被过滤掉,纵使有所保留,也多怀疑其真实性及正面价值。由此导致现

① 主要论著有:周一良的《佛家史观中之隋炀帝》(《魏晋南北朝史论集》,1963),蓝吉富的《从〈佛祖统记〉一书对隋炀帝之评价谈志磐的佛教史观问题》(《思与言》第十卷第6期,1973.03),蒋义斌:《〈佛祖统记〉中的本迹观》(台湾《佛学研究中心学报》第一期1996年出版),宋道发的《试论南宋志磐的佛教史观——以〈佛祖统记〉为中心》(《普门学报》第11期,2002年9月出版)。

代学术性的佛教史著述,易有内容苍白、教理不通的弊病,既不能为佛教界所接受,也不能帮助人们全面、准确地认识佛教的历史与现状。西方自二十世纪以来,又出现了诸多新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包括后现代主义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等。我国的佛教学者借鉴和利用西方新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从事佛教社会经济史、文化史以及地方史等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至于摆脱主客二分的僵化思维方式,摆脱对科学与理性的盲目崇拜,借鉴后现代主义的史学理论与方法,来做佛教史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至今还没有看到。

借鉴西方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诚然有其必要,但并非佛教史学研究的最佳路径。因为运用非佛教的尤其是西方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从外部”来进行研究,即“从研究者本人所有的范畴和概念出发来进行研究”^①,编写出来的佛教史,难以准确地反映佛教史的全貌,在佛教史观的研究上,也很难避免研究者把自己的观念强加到或投射到古人身上的弊病。就佛学研究方法而论,笔者赞成太虚大师所倡导的,同时也是佛教长久以来视为根本的“解行相应”法。^②具体说到佛教史观的研究,西方的心态史和历史人类学皆注重“从内部”研究历史,笔者受其启发,拟沿“从内部”进行研究的路径,即从佛教史家本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境界出发来进行研究。至于具体的研究与论述,考虑到佛教史家、史籍与佛教教理、禅宗宗旨等的密切关系,始终把佛教教理与佛教史籍的内容结合起来,力求做到“经史合参”。这首先要求研究者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佛学理论和佛教史学修养,并通过详尽了解佛教史家的经历、学问、信仰和著述,以及当时的学术思想和信仰状况,藉此深切体会佛教史家的思想世界,这样或许能将

① 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

② 自1980年代以来,我国大陆的佛教研究方法,已经不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一途,日益呈现多元化的态势,汤用彤先生二十世纪初叶研究佛教所持“同情之默应”、“心性之体会”的态度,而今已成为诸多学者的共识。但解行相应法这一与科学实验方法最为接近的研究方法,至今仍基本上不为研究佛教的学者所用。

其佛教史观比较妥帖地揭示出来。当然,这比“从外部”进行研究要艰难得多。

学术为天下公器,本无所谓禁区,尤其是在史学理论日益多元化的今天,佛教史观的研究更不应该成为我国佛学及史学理论研究的盲区。佛教史观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首先,可藉此对我国历代佛教史家的著史动机和目的,以及寓于史籍中的佛教史观作一个尽可能全面的疏理,为人们阅读和理解佛教史籍的内容提供必要的参考和富有启发性的指导;其次,历代佛教史家对佛教兴衰演变的内在机运都有一定的探讨与总结,这可为我国当代的佛教建设提供必要的资鉴;第三,更可丰富我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内涵,扩大史学理论研究的领域,为吸收西方的史学理论提供一个必要的参照,为我国当代的史学理论建设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最后,佛教史观独树一帜,以精密深邃的佛教教理为理论基石,对于世界、众生、人类以及佛教自身的历史,都有非常独到而深刻的认识,与中外各种历史观相较,具有一定的理论优势,只要经过精心地梳理和构建,“据旧开新”(钱穆语),在花样翻新的史学理论园地中应该能够占有一席之地。

二、研究的范围与方法

(一)研究的范围

既然要研究佛教史观,准确地说,主要是研究中国古代佛教史家们的佛教史观,自然以中国历代高僧及居士等编撰并传世的佛教史籍为主要的研究范围。为了研究的方便,笔者不得不对研究的范围略作限制,仅以收在《大正藏》〈史传部〉、〈事汇部〉、〈目录部〉、〈古逸部〉,《卍续藏》〈史传部〉的历代佛教史籍为主要的研究资料,兼及《大藏经补编》、《禅宗全书》中所收的少量佛教史籍。由印度人撰述、译为汉文的佛教史籍,外国作者用汉文撰著的佛教史籍,收入其